

有了成长的空间；诸如叙利亚等其他中东国家，也因殖民帝国的力量削弱而最终获得了国家独立。可以说，在之后所发生的历次中东战争，都是英法两国长期角力的副产品，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是其殖民竞争政策的受害者。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在《中东沧桑——百年血火百年泪》一文中指出，随着两次大战引发欧洲传统中东掠食者急速衰弱，以及苏俄被苏联所取代，中东开启美苏角逐新时代，也成为全球冷战前沿和两极格局代理战争主战场。美苏控制并争霸中东在很长时间和宽大空域内重塑了中东地缘格局和政治议程。

随着苏联解体而冷战结束，美国在中东开始“一家独大”，其长期偏袒以色列和频繁干涉地区事务催生出反美反西方主义，直至引发9·11袭击，美国也随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陷中东战事的美国开始日趋衰弱。这迫使美国在奥巴马任内逐步抽离中东，也使其继任者特朗普放弃叙利亚，从而成就了俄罗斯在中东局部逼退美国的破天荒斩获。

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被世人称作“阿拉伯之春”，诸多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出现剧烈的政局动荡，甚至达到失控状态，政治强人纷纷落马。

当前中东，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恐怖主义肆虐横行，一些外部力量继续争夺在中东的影响力。中东地缘政治板块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重组，力量博弈、战略对冲、利益交换成为中东政治的基本形态。

战略要地 + 石油宝库 = 必争之地

在大国博弈之前，中东地区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战略要地——地处东半球中央，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濒临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沟通大西洋、印度洋，又位于欧洲的侧翼，有一条国际上最重要的战略通道——苏伊士运河。鼎足而立着三个具有很高战略价值的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土耳其海峡。

如今，全球有25%的集装箱运输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而在亚欧海运集装箱贸易中，经过苏伊士运河的比例更高，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甚大。1956年英法两国卷入苏伊士运河危机，原因就在于保全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掌控。

而在大国博弈之后，这里又因为发现大量石油而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纷争。自1908年伊朗首先发现大规模油气田和1932年巴林打出现代第一口油井起，中东步入新石油时代，诸多产油国一夜间从落后的农牧业文明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石油也赋予中东产油国以与地缘分量无法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耶路撒冷的金色岩石圆顶被明媚的日落照亮。

